



等你来云南吃花

云南昆明 汤云明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最高点为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海拔6740米,最低点在河口县境内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海拔仅77米,高山峡谷的立体气候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因而,在云南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独特的自然资源让云南成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在这里,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特别是春城昆明,有着得天独厚的鲜花种植条件,全国的大部分鲜切花都是产自昆明。

云南的花多了,除了观赏以外,很多就成了美食,可以说,在云南,只要是无毒无异味的花都可以成为食材、做成美食、端上餐桌,成为美味佳肴来迎接宾客。

根据各地的民间习惯和季节变换,在云南,普遍作为食物的花有荷花、菊花、棠梨花、玫瑰花、核桃花、攀枝花、芭蕉花、金雀花、油菜花、槐树花、玉兰花、桂花、扶桑花、杜鹃花、黄花菜、瓜花、韭菜花、蒜薹花、马桑花、芋头花、石榴花、鸡蛋花、茉莉花、苦刺花、海棠花、棕树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小地方范围内食用的花就更多了,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对于外地人来说,把高颜值的棠梨花、茉莉花、杜鹃花当食物,着实是有点浪费,我们也无法计算,千朵万朵细小的野花才能做出一道这样的菜。棠梨花其实是一种没有嫁接过的野梨花,它的花姿态和颜色和梨花几乎一样,人们就采摘还没有开放的成串的花蕾来尝鲜。用它来炒韭菜、酸菜、腊肉,素炒或者是凉拌都非常清甜美味的。

要算最有名气的可食用花,那要说玫瑰,除了作配菜或做糕点的配料以外,在云南几乎所有的糕点厂、店都生产玫瑰鲜花饼,几乎所有的旅游景区都把玫瑰鲜花饼作为旅游食品给游客快递到全国各地,它也是赠送亲友的伴手礼。云南滇味传统月饼系列中就有玫瑰月饼,只不过做月饼用的是玫瑰糖或玫瑰酱,做鲜花饼用的是鲜花。要是有幸去到安宁市的万亩玫瑰园,它的吃法更多了,玫瑰酒、玫瑰醋、玫瑰茶、玫瑰露,还有更奇特的油炸玫瑰,把整朵的玫瑰花沾上鸡蛋面粉糊以后,放到油锅里炸脆,再按口味撒上白糖或椒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看不到的玫瑰食品。

还有,人们比较熟悉的石榴花,也难逃云南人的菜谱,特别是在主产石榴的滇南蒙自、建水、开远等县市,几乎家家都有石榴花可食,供应到外地市场的也大部分是这里的产品。其实,我们

采摘食用的石榴花大多是不会结果的雄花,这一点在云南人心里可明白着呢。石榴花在云南最家常的吃法就是用来炒火腿,二者相得益彰,一口下去,带来的就是令人惊艳的双重享受。

在这些可以吃的花当中,棕树花的长相是最特别的,看着并不是像一朵一朵的花,它是成串、成块状的棕树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颜色和外形都有些像成块状的鱼籽。棕树花只有在鲜嫩的时候可以食用,等长老了就变成花生大小的坚硬颗粒。棕树花可以凉拌,炒肉,稍有些鲜苦的口感,民间用它来做咸菜,也就是棕花鲜。

还有一种生长在田埂上的金黄色细绒状的野花,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叫它什么名字,只知道可以吃,经常把它采来春在年糕里,这样一来,本来白色的糯米年糕也成了金黄色。

因为一些野花和野菜一样,有较重的苦涩味道,像核桃花、攀枝花、石榴花、杜鹃花、棕树花就是这样。在制作的时候,都要先对其进行短时间的沸水烫煮,再用清水浸泡一两天,才能上厨房制作成菜肴。云南人吃的就是这个野性十足的味道,要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享受或奢侈,因而乐此不疲。

而大部分野花则需要趁着新鲜加工食用,才有那种特殊的大自然的香味和甜味,像荷花、菊花、金雀花、油菜花、瓜花、海棠花等,均有着田园、山野、河湖的气质和醇厚。

鲜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是一种上得了星级大宾馆的厅堂,留得在民间小吃店、饭馆里常备的食材,可以说它具有“阳春白雪”的优雅和品位,又有“下里巴人”的亲民和随性,来云南旅游、在昆明生活,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辛苦了、累了,或是想念兄弟朋友了,随时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找一家小饭馆坐下,吃上一口鲜花在人间的滋味。这才是昆明的生活,这才不辜负春城的美名。

奶奶

安徽芜湖 阿敏

残杏枝头花几许,啼红正恨清明雨。这雨,是我的思念凝成的,千丝万缕,穿越清明,绵绵向故园——祖母呵,我是您不孝的孙儿!我是您一手带大的。您只是个普通的农家人,但您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您的自编小故事,让我在懵懂的成长岁月里,渐晓人间是非善恶,渐明世上良莠美丑——吃得苦,懂得节俭,善待他人,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您教给儿孙们做人的道理。

一生艰难的您共养育了五个儿女。听说我父亲(排行最小)两岁时,为谋生计,祖父和大伯在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中离世。而您,硬是在泪水中咬牙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在那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条件极其贫乏的年代,您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出着力气,锄草、施肥、打谷……尽管如此,家中也是锅冷灶凉的时候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却仍怀着一颗热情的良善之心,无论是左邻右舍,还是外出逃荒讨饭的人,您都以倾囊相助为心安。十里八里的乡亲,提起您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她是个“铁人”,更是个好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家乡的生活条件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改观。其时您已是年逾花甲、儿孙满堂,我也到乡中学读书了。然后,一生劳碌的您却依然闲不住,放下了锄头又拾起了羊鞭。有人问您,您便说,我要亲眼看着我的孙子孙女到城里去上学,这几只羊多少能换点儿学

费哩!说时,您老人家的眼中满漾着幸福的期盼……

想是上苍无眼,等我真的远赴省城读书时,您却因中风而导致右半身偏瘫。但上苍却亦似“有情”,让天生用惯左手的您还能拄着拐杖慢慢地行走。您在吃了许多疗效甚微的中草药后,便拒绝再服用任何药品:我都一把年纪了,还是省点钱给孩子们读书吧!而家人亲朋给您买的蛋糕、山楂等食品,您也总是舍不得吃。每当寒暑假我从省城返回,您总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左瞧右瞧,又是笑又是哭,还艰难地从床头取过您的“收藏品”,甚至亲眼看着我吃上两口方才满意。一次次,一回回,让我鼻酸心痛口难言。我暗誓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好好地孝敬您老人家!

然而,我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我甚至没能见到您的最后一面!

湖山之春

安徽合肥 孙先文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一座城市有了山,有了水,就有了眉眼。盈盈碧水的巢湖和青黛如画的紫蓬山就是“大湖名城”的眉眼。合肥看春,一定要看合肥的眉眼。春天的眼波是温柔的,春天的眉峰也是舒展的。我住大学城,正在这座大城的眉眼之间。徜徉其间,留下许多探访春天的足迹。

早春的巢湖,水光潋滟,暖风拂面,堤岸的杨柳和水草,绿意初显;几只水鸟起起落落,蹁跹于云水之间。这便有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诗情画意。巢湖早春的柔情蜜意,没有打动不远处的紫蓬山。紫蓬山深黛的山色依旧灰暗,幽僻的仙女湖依旧宁静,古老的寺钟依旧雄浑。如果要说能寻出一点春的踪迹,只有西庐寺的梅园了。红梅初绽,笑傲枝头,昭告天下,我是春风第一枝。星星点点亮眼的梅花照亮了整个山坡,引来了三三两两游人观赏拍照。紫蓬山的早春,鸟儿也是安静的,没有巢湖上空鸟儿成群结队飞翔的身影。它们不急不躁,依旧在享受它们的“慢生活”。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山里的春天总是慢腾腾、懒洋洋的,它更讲究排场,要用足够的时间来酝酿蓄势,准备用更大的仪式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春天。

巢湖的春比紫蓬山的春来得早,来得热烈,来得奔放。当长临河小镇活蹦乱跳的鱼虾摆上集市的时候,当六家畈的游人进进出出挤着和“乡愁客船”拍照的时候,当四顶山暖洋洋的春日照亮了姥山的时候,巢湖的春天才算走到了深处。春深的巢湖,迷离倘恍,湖光山色之中,就感觉一个字“绿”,绿得怦然心动,绿得光鲜闪亮,绿得沁人心脾,绿得“其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春深了,湖畔的四顶山是青绿的,它紧挨着湖水,一片葱翠,密密丛丛,好像进入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翡翠般绿色世界。山是绿的,树是绿的,澄澈如镜的湖水也是绿的。我坐在绿色的帷帐里,眺望着湖心青葱的姥山岛。身旁碑记有云:岛上三山九峰,林木葱郁,四季常青,如青螺浮水,为八百里巢湖唯一的“湖上绿洲”。我蓦然想起朱自清的《绿》,我无数次地和学生分享那梅雨潭的绿——“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

春深的紫蓬山,远跳像一道绿色的屏风,它悠然、宁静,而又充满生机。这道屏风恰好成了大都市“入则宁静,出则繁华”的诗意栖居之所。它横亘城市西南,逶迤而去,直走皖西。寻访紫蓬山春的踪迹,我们需要跋山涉水,深入山的腹地。“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当你踏上登山的小径,就会“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绿色盈满你的眼,绿色亲吻你的脸,绿色牵着你的衣,随时和绿色都有肌肤之亲。攀登“白云古道”,蜿蜒山道,就像走在绿色隧道里,不见天光。陡峭处,需要揪着草或攀着藤才能越过,绿色的汁液有时涂抹在手上,绿绿的、湿湿的、黏黏的,有一种新鲜甜甜的感觉;穿越“野柿子沟”,绿水淙淙,草木夹岸,落英缤纷,倒很像武陵桃花源胜境;“西庐印象”,是一个画家开辟的休闲度假的驿站,院子里,几棵古木,绿得如碧玉装饰的宝塔。走在山道上,紫蓬山的绿色如影随形,连空气中似乎也飘着绿色的味道。我想山里的负离子如果有颜色的话,一定也是绿色的吧?

紫蓬山的绿色或许比不上巢湖绿色的水润和鲜艳,但它绿得坚实厚重。紫蓬山的绿色是次第生长的,新绿蓬勃博大,老绿吐故纳新。行走在山湖之间,紫蓬山的绿色给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山野田园的意境;巢湖的绿色则给我以“稍看生绿水,已觉散芳丛”水乡泽国的况味。它们联袂拱卫古老而又崭新的庐州府,给“大湖名城”增添了通江达海的胆识和气魄,给“创新高地”增添了舍我其谁的霸气和担当。